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劍情深

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3008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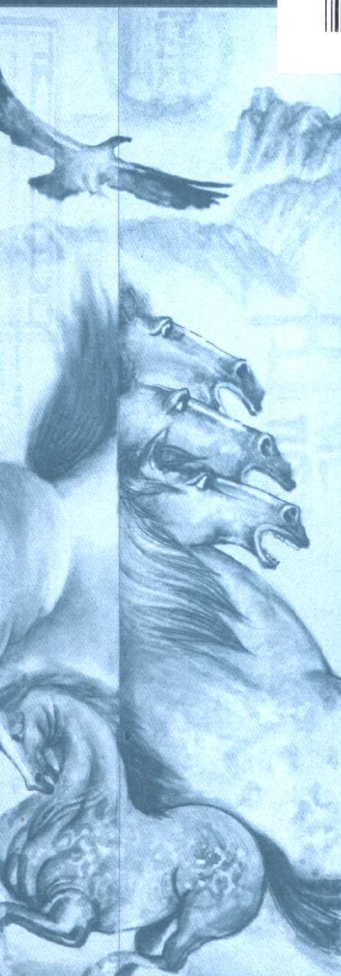
劍情深

下

(台灣) 司馬紫煙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RBJ 23 / 05

图字 16-2000-009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情深/司马紫烟著. —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

2001.1

(司马紫烟作品集)

ISBN 7-80641-384-7

I. 剑... II. 司...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8795 号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剑情深 (上中下)

司马紫烟 著

责任编辑: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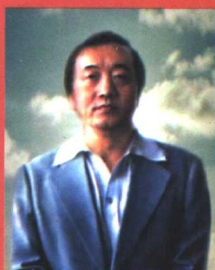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3 印张 710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4180 册

ISBN 7-80641-384-7/I·071 定价: 54.80 元



司马紫烟近照



作者简介

司马紫烟是享誉东南亚及祖国海峡两岸的“武侠小说圣手”。是近半个世纪读者最崇慕的武侠小说巨匠之一。

司马紫烟，原名张祖传，祖籍安徽，1935年生，曾用笔名司马。武侠巨著近百部，代表作有《八骏雄风》、《招魂客栈》、《浪子燕青》、《剑情深》、《南疆飞龙传》、《大英雄》、《如玉赌坊》……被无数读者爱不释手，百读不厌，如痴如醉，爱屋及乌，司马紫烟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偶像，他的作品真正是文中寓乐，乐中益身。是值得世人鉴赏品评的佳作。

1285/23/05

目 录

三 十	魂归何处	(633)
三十一	群豪应约	(658)
三十二	龙争虎斗	(684)
三十三	危机一发	(703)
三十四	侠义精神	(712)
三十五	仙谷惊变	(747)
三十六	忍辱偷生	(767)
三十七	邀战三更	(789)
三十八	儿女情长	(810)
三十九	诸天妙境	(831)
四 十	弄巧成拙	(850)
四十一	感情之债	(873)
四十二	曲忆敌人	(897)
四十三	攻心效死	(915)
四十四	恩情了了	(939)

三十 魂归何处

李光祖不以为然地道：“老四，难道我们就此罢手了不成，天魔毒经要不要无所谓，七煞剑谱对我们的关系却很大，我们都看到了那套剑法确是厉害。”

刘光远笑笑说：“二哥放心好了，我练的是天魔相字诀，那是一切武学的总汇，我已经把招式全记下来了，回去后稍加研究，照样可以有所成就，何必非要从他们身上挖出不可呢？俞老道是个死心眼儿的硬家伙，你就是杀了他也不会再泄露的，何况这套剑法对我们已不存威胁了。”

李光祖恨恨地道：“我总是不甘心，几次都栽在这小子手上，这次明明已控制了全局，逼得又要罢手。”

刘光远笑道：“这次不是栽在他手上，而是崇兄的令郎帮了他们的忙，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！”

崇黑虎连忙道：“刘老弟，我这逆子大可不必理会。”

刘光远道：“不！这是应该的，令郎是个很有出息的青年人，只是不谙世故而已，我们的行动是难令人满意，只是在创业时，总不免要用点手段，等一切上了轨道，我们很需要这种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来接手呢！”

“天外四魔在人们的印象中不佳没有办法，只是我们没机会表现我们的长处而已，等天魔帮的大旗遍插天下后，人们自然会改观的！”

说完挥了手，叫大家退出，他一个人走在最后，到了门口，他又道：“古秋萍，这次我们放你一马，如果从此你永居

游仙谷，不来跟我们作对，一切都可以作罢，连毒经都可不要，否则就是你自找麻烦了。”

古秋萍道：“那要看你们的作为如何了！”

刘光远一笑道：“天魔帮是一个武林帮派，行事是有一定准则的，是非曲直很难说，但我们总会站稳立场的。”

等所有的人都退走了，瑛姑才呼了一口气道：“真想不到事情会这么简单解决了，古大哥，多亏你了！”

古秋萍的脸色十分沉重，长叹一声道：“今天是我在行卑鄙的事了，借了一个死人的名义扯了一次大谎，以后他们以义理相责，我倒不知如何回答了！”

梅姑道：“这都是他自己先开的头！”

古秋萍仍是不乐地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黑虎庄上人都杀死了是事实，庄宅被焚也是事实，崇黑虎找我要人，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圆其说！”

瑛姑道：“是啊！古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”

古秋萍道：“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他们用毒制住陆庄主与俞道长，无影之毒很厉害，又没有解药。”

梅姑道：“我们快走吧，等他们这批人回到黑虎庄，在火堆里若发现了尸体，一定会赶回来的！”

古秋萍道：“不会的，来回要一个多时辰，他们不会认为我们仍在此地的，而且秋姑娘做事很干净利落，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的，何况我也告诉她别留下一具尸体了。”

瑛姑一怔道：“你叫她藏起尸体吗？我们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挖坑也得埋半天呢！花女侠怎么藏得及呢？”

古秋萍道：“我把庄后那个地道告诉她了，叫她把尸体都丢到地道里，上面再设法封好，那倒很快！”

梅姑忙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让尸体留下呢？”

古秋萍叹道：“如果告诉崇黑虎说庄里的人全被我们杀死

了，他不情急拼命才怪，我这样做，可以推说留那些人为人质，多少有个讨价的余地。”

三人一阵默然。

古秋萍叹道：“走一步是一步！现在先把令尊跟俞道长救醒了再说！”

他把两颗解药塞进二人的嘴里，然后叫瑛姑帮忙，在二人的胸口搓揉了一阵，两人慢慢地醒来，各自吐出几口黑水，总算恢复了知觉。

陆游仙诧异道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崇黑虎他们呢？”

古秋萍道：“经过情形太复杂了，慢慢再说吧，俞道长，我们还得赶紧回游仙谷去，秘道的道路在哪里？”

俞觉非指指屋角，那儿放着一个木架，堆了些瓶罐等物，在他的指示下，搬开了几个瓶子，那木架自动下沉，架前的石墙翻开露出一个窄门。

梅姑道：“俞伯伯，你这个设计可真精巧，是什么机关？”

俞觉非道：“是我多年无事，想出来的一点小花样，整个机关都在那几个瓶子的重量，将他们移去了，重量恰好可以触动机关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，我知道这所地窖总不免会被人发现的，但绝对不会影响到秘道。”

梅姑道：“俞伯伯，你花了这么多的精神，可一点用都没有，您不知道那条秘道另外还有道路吧？”

俞觉非愕然道：“是吗？这我倒不晓得，我知道秘道还有许多岔路，我也试转几条，结果差点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，以后我就不敢再来摸索了，又不敢多告诉人，只好让它们空着，另外的岔道通到哪里？”

梅姑道：“我们走的一条通路是黑虎庄后面。”

俞觉非不禁大惊，想了一想才道：“幸好是被你们发现的，

如果被黑虎庄上的人发现就糟了！”

梅姑道：“黑虎庄上的人也发现了！”

俞觉非与陆游仙都大惊失色！

古秋萍道：“没关系，发现的人是崇应彪，而且他已经死了！”

两人忙询问究竟。

瑛姑道：“我们先走吧！”

他们一起进入了秘道，关闭了洞口，陆游仙又抢着问究竟。

古秋萍道：“还是前辈先说所遭遇的事情吧，刘光远说他已窥及七煞剑的诀窍，不知是否确实，这后果就严重了！”

俞觉非微笑道：“事情倒不假，但情况并没有你所想的那那么严重，如果他们以七煞剑来对付我们就算他倒霉了！”

古秋萍忙问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？道长不是说七煞剑凶险无比，出手必有死伤吗？”

俞觉非笑道：“七煞剑正副两套剑笈，互相为辅，正笈主攻，副笈主化解，一定要把正副两套都学全了，才能用。

他们只是偷学了正笈，假如想攻敌，我们以副笈以应，不但不会受威胁，反而可借势伤害他！”

古秋萍吁一口气道：“这就好了，难道前辈已经发现到他们偷学了吗？”

俞觉非道：“是的！我与陆贤弟才把正笈的七式剑法练好，就听见有人偷偷潜进地窖，我判断必然是他们，照陆贤弟的意思是要即出迎战，但我知道他们的武功很不错，而我们的七煞剑秘笈尚未及演练，不能用以却敌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因此我主张伪装不知，看他们做何行动，哪知他们偷学了一阵，等我们把正笈练就时，突然发动了暗袭！”

陆游仙一叹道：“崇黑虎用毒的技巧的确够高明的，我们只在板壁间看到一缕轻烟，以为他们要放火，正欲破门而出，双腿一软，就倒地人事不知了。”

古秋萍道：“无影之毒根本应该无形无踪的，他在施放时还有一缕轻烟，证明他用毒的技巧还有欠缺！”

瑛姑道：“您二位也太大意了，假如不是古大哥坚持要下来看一下，您们虽然没把七煞剑让人偷学去，自己的生命却保不住了，那是多危险的事呢！”

两个老的都有点讪讪然。

陆游仙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崇黑虎本人已经够奸猾了，再加上个刘光远，我们实在不是敌手，如果不是古老弟，游仙谷早将不保了，你们是怎么能从崇黑虎手中要到解药，而又令他们退走的呢？”

梅姑抢着开口，把在山上发现他们两人离去开始，一直到最后逼令刘光远等人退走为止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两个老的都呆了！

最后陆游仙道：“崇应彪死得太冤枉了，当然这是意外，怪不得谁，但崇黑虎发现住宅被焚，怎么肯甘心就此撤退的呢？”

古秋萍道：“牺牲掉黑虎庄他并不在乎，主要还是担心失去他那个儿子，虽然崇应彪跟他并不投合，但他心中对这个儿子还是十分满意的，所以我不忍心说出崇应彪的死讯，也不敢告诉他，否则事情就难以了结了！”

几个人默默地前进着。

梅姑忽然说道：“糟了，我忘记带点粮食回去了，谷里差不多快断粮了。”

古秋萍苦笑道：“用不着了，我叫花素秋焚黑虎庄，就是叫刘光远等人栖身无地，离开九华山，我预料他们不久就会撤

走了，那时候再多带些人公开来运粮吧！”

陆游仙道：“他们真肯撤走吗？假如他们不走，事情还是很麻烦，因为他们仍可以把守着道途阻止我们出山。”

古秋萍道：“不会的，他们一定撤走，因为我们能悄然而出，就证明他们把守不住，刘光远是个很谨慎的人，失去了依据，就要提防我们的突袭的，他不会那么傻的，何况他的目的明显是做准备，大举率人再来，目前非退不可了。”

陆游仙担心道：“那可怎么办，我们是否要多准备一点粮食，跟他们僵持下去，否则下一次再被困着就苦了。”

古秋萍叹道：“守总不是办法，庄主即使准备了一年的存粮，也总有吃光的时候，凭游仙谷那不足百人的实力，怎能跟庞大的天魔帮对峙下去呢？”

陆游仙皱眉道：“舍此以外，又能怎么办呢？”

瑛姑忽然道：“爹，兵法说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！”

陆游仙摇头道：“我潜居游仙谷就是为远避世俗，图个清静，怎么能主动去找人争斗呢？”

俞觉非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陆贤弟，瑛姑说得不错，除非你离开游仙谷，让出来给他们，否则永无安宁之日，因为人家看中那块地方，你不找人，人家会找你。”

陆游仙道：“如果我们都出来，游仙谷怎么办？”

瑛姑笑道：“爹，你的想法真迂，我们出去找天魔帮攻击，自然牵制住他们，无力来侵犯游仙谷，倒是固守在这儿才麻烦，不管守不守得住，游仙谷总不免成为战场，您想保全游仙谷也只有出击一途。”

陆游仙一叹道：“出击谈何容易，我们有多少人，固守的话，至少还可以叫庄上人帮忙，出击的话，当然不能再拖他们去，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够吗？”

古秋萍庄容道：“陆庄主，我不是煽动你出击，这是惟一

可保全游仙谷的办法，人多人少都不是问题。我到后来等于是靠一个人的力量，照样也能周旋很久，固守当然也是办法，但您不能倚赖庄上的人了。

“他们追随您潜居游仙谷，所求的也是一份安静，如果这块乐土要靠日夜不停的战斗警戒来维持，他们未必有决心了。”

“上次谷口一战死的几个人，家属们已有怨色，如果他们知道刘光远等人将再度来临，肯据守的人不会太多了。”

陆游仙不禁呆了，沉思片刻后，才长叹一声道：“回去再说吧，游仙谷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总得问问他们。”

古秋萍道：“您是庄主，他们自然听您的，问题在您是否守得住，能给他们提供多大的保证，否则您身为庄主，必须要为他们着想，将战乱引离游仙谷是您的责任。”

陆游仙还是没主意，古秋萍还要劝说，瑛姑轻触他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回去跟娘说吧，爹自己拿不出主意的。”

声音说得很轻，但是在狭窄的地道中却能传得很远，每个人都听见了。

陆游仙苦笑一声道：“我生来就怕事，所以我这庄主也只是挂名，庄中事差不多全是兰仙在掌理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养成拿不出主意的习惯了。”

俞觉非笑道：“陆贤弟，你天生是一个散淡的人，我也是一样，只是你的运气好，遇上了兰仙，她仍然敬你十分。”

“我如果有一分进取决断的能力，梅仙也不会离我而去了，梅仙如果能像兰仙，我们也不会分手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的声音很不自然，但立刻又变得坚定有力地道：“这最遗憾的是以前的日子太安定了，假如有今天这种机会，也好让我表现一下，使梅仙对我另眼相看，我主张出击，哪怕你们都撒手，我一个人也要干。”

瑛姑笑道：“俞伯伯！您怎么变得慷慨激昂了。”

俞觉非道：“悟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可追，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，世间散淡高洁的高士，莫过于陶渊明先生，但他的心还是激昂的。”

“以前梅仙常用这几句话来刺激我，直到今天，我才了解她的深意，那是崇应彪的死给我的启示……”

他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他活着就是我从前的影子，但他毕竟还能振作起来，我假如再这么消沉下去，死后也无颜去见梅仙。”

瑛姑忙道：“俞伯伯，我会站在您一边的，古大哥也是一样，我想爹跟娘听了我们的意见最后也会同意出击的。”

陆游仙苦笑道：“我不是同意，而是事情被挤到这个地步，想不同意也不行，出击就出击吧，兰仙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
“只是出击也得有个准备，我们先得将七煞剑法练好，否则我们拿什么来战斗呢？合你我二人之力还斗不下一个刘光远，逞血气之勇去拼命总不行吧！”

俞觉非道：“那当然，大家的剑法都有基础了，练成七煞剑，最多只需三四天的时间……一定来得及的！”

古秋萍道：“俞道长，我们下来的目的主要是阻止您练这套凶剑，听说它发必伤人，连自己都在威胁中。”

俞觉非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但配合副册上的调和招式，自己的危险就能避免了，剑法是够凶险的，但用来对付恶人并不为过。”

“我们这几人的心性是可以信得过的，只是以后必须慎重，千万不能传到品德不佳的人手中去……”

梅姑连忙问道：“那您为什么在留条上写得那么严重，害得我们担了一肚子心，赶着下来阻止您。”

俞觉非道：“这套剑法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正因为它太凶险，我的先人代代相诫，非至不得已时不准拆视演练。”

“我也不晓得还有副册，我留条上的话是先人所传，一点都没有骗你们，拆开字条后，才晓得还有可以控制剑的副册，否则我也不会拖你父亲一起练了。”

“假如两个人都练剑，有你爹在外护法，我也不会等到对方摸到身边才发觉，更不会受到崇黑虎的暗算了！”

瑛姑笑道：“也幸亏您说得严重，经古大哥分析利害后，妹妹才肯指出秘道的入口，赶来阻止您。否则您两位老人家就要断送在地窖中了，俞伯伯，您太偏心了，为什么只把秘道告诉妹妹而不告诉我呢？”

俞觉非一笑道：“告诉你没有用，你用不着它！”

瑛姑不服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俞觉非道：“我对你们两姐妹的性格很了解，你的脾气性格完全像梅仙，游仙谷是拴不住你的，迟早你都会离去，这条秘道是必要时用来逃命，对你有什么用！”

瑛姑道：“可是我没有离开前灾祸已经来临了呢？”

俞觉非笑道：“梅姑总不会抛下你一个人逃生吧？”

瑛姑道：“不见得，这小鬼丫头心眼坏极了，那天敌人来犯时，何等凶险，她却一声都不响。”

梅姑急了道：“姐姐！你冤枉我，你跟古大哥两个人据守后山，我就怕你万一挡不住，专程跑来就是告诉你这条秘道，可是我来的时候，你跟古大哥谈得正起劲，我不便过来打扰，一直守在附近……”

瑛姑揽着她的肩笑道：“小鬼，我跟你开玩笑你就急起来了，你是大家公认的菩萨心肠大好人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不过俞伯伯的七煞剑你却不必学了！”

梅姑忙道：“为什么？出击也有我一份，我的武功最低，更应该学几手厉害一点的剑法用来防身！”

古秋萍道：“瑛姑的话不错，出击你可以参加，却不必学

七煞剑，那是专为杀人而用的，你却没有杀人的勇气！”

梅姑道：“谁说的！我不是杀了一个人吗？”

古秋萍道：“那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出手的，杀人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现在我还后悔不该诱使你开杀戒的。”

“游仙谷是一块乐土，将来还要你去主持，你最好还是养你的仙慈心怀，人杀多了，心性慢慢会变得暴戾的。”

陆游仙点头道：“这话不错，俞大哥的七煞剑笈上一开始就有几句警句，此剑不得轻学，学成后尤戒轻用，否则必将招致恶果。”

“我想所谓恶果，就是人杀多了，将人命不当一回事，久而久之，嗜杀成性而入邪道了，一入邪道，必无善果，俞大哥的先人封闭这一部剑笈也是这个用意。”

梅姑道：“那你们将来都会堕入邪道吗？”

陆游仙道：“可能不至于，我们都成人了，心性已定，可以控制得住自己，你年纪还小，极易坠入魔障。”

“因此我也不准你去学这套剑法，等你满了二十岁，如果有必要，再学也不迟，最好是希望你永远不去沾它。”

梅姑听父亲说得疾言厉色，不敢再强求了，心里却不高兴已极。

古秋萍笑道：“小妹妹，你别不高兴，其实你不学这套剑法，也没有人会伤害你，你长得这么美，又有一副好心肠，即使是刘光远那样的凶人，也不忍心伤你的，你有这么好的自卫天赋，何必要辜负它呢？”

梅姑噘着嘴道：“你们都把我当做小孩子，我就不服气，迟早我会做点惊天动地的事给你们看。”

大家都当做这是她一时气话，没有放在心上。

由秘道回到游仙谷时，门户洞开，何兰仙正在等着，见他们一个个无恙归来，十分惊奇，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

黑虎庄火光冲天，我据高一望，见他们人都撤走了，而且崇黑虎还用飞箭射了一封信来，是给他儿子的，叫他带着家里的人到黄山去会面，崇应彪没有在这里呀！”

古秋萍一叹道：“果不出我所料，他们退走了。”

黑虎庄的人退走了，天魔帮的人也退走了，游仙谷的危机总算是解了，但这个解围只是暂时的。

崇应彪在临死前透露的那个消息很严重，假如刘光远看了这片地方，想把总坛移到此地来，则游仙谷迟早不得安宁。

古秋萍的预料一点都没错，当陆游仙把全谷的居民召集来，向他们剖示今后可能会发生的事，征询大家的意见时，竟有十之六七的人要迁居以避祸，即使留下来的也显得很勉强。

他们大都是陆何二家的世仆，不忍言去而已，但是他们经过多年的安逸后，实在厌于杀伐了。

由于谷人的丧失斗志，陆游仙的留守之议更无法实行了，剩下来的那些人，光是维持谷中的耕作已嫌不足，更谈不上防守了。

陆游仙很泄气，拿出窖藏的金银珠宝，很公平地分配了。

要走的人不再挽留，留下的人也给了一份，作为生活之资，叫他们留居谷中，维持苗圃的管理以及禽兽的饲养，不要任之荒废失所。而且特别吩咐，如果天魔帮的人前来侵占时，不必抗拒，干脆让出去算了。

他们一伙人在游仙谷中只住了四天。

在这四天中，古秋萍与瑛姑及陆游仙夫妇，连同两个小道士清风明月都开始练剑，将俞觉非的七煞剑法作了一番深研。

为了避免贻祸游仙谷，保留一块福地，他们也不打算再留此地，只希望能将天魔帮击溃，再重建乐园了。

临行之际，陆游仙自然依依不舍。

古秋萍劝慰他道：“庄主，天魔帮等人在基础未固前，也

不会轻举迁移，这是惟一保全游仙谷的办法，留此徒然贻祸，只要事情顺利，很快就可以回来的，如果您真心想在此永居，倒不如先让给天魔帮，借他们的力量来建设一番，以后重回故居，有了他们的建筑，足可闭门自守以传永世了。”

陆游仙苦笑一声道：“古老弟，你不必安慰我，经此一件事故后，我总算看破了，陶渊明的避秦桃源只是文人的一个幻想而已，世上绝无群居而能离世的生活。

“即使能重回此地，我也不想把局面撑得太大，几间茅舍，一畦花圃，就是家里几个人陶然自乐已经够了。”

俞觉非道：“这才是真正的隐居，当时你们召募了许多人，我就不赞成，离世而独立，谈何容易！

“要安静的生活，在闹市中一样可求，只要不争名利，不营富贵，人间到处是乐土，何必一定要在深山野地呢？”

何兰仙道：“离开游仙谷我并不难过，我也知道这个局面撑不久，即使没有外患，人丁繁殖，未必新生的一代都有离世逸隐的闲情。

“游仙谷迟早会跟外面打成一片的，只是多年经营，不甘心被人夺去而已，现在既然守不住了，倒不如趁早放弃的好，问题是我们上哪儿去呢？”

古秋萍道：“我想过了，如果各位无意再事竞争，则海阔天空，何处不可去，只要走得远一点，天魔帮忙于称雄江湖，不会有闲心来找各位麻烦的。”

何兰仙道：“别说废话，我们跟天魔帮结了仇，他们怎会放过我们，即使目前无暇找麻烦，等他们一切都安定下来，还是会想到我们的。

“尤其是俞大哥的七煞剑谱，只被他们偷去了一半，就是为这件事，刘光远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”

古秋萍道：“夫人一定要躲开他们，还是有办法，中原不